

# 夏日趣事

文/殷修亮

又是一个夏天到来了,生活在水泥、高楼之间的我,常常会想起儿时乡村夏天的快乐时光。

## 翻坑

村子东头有个大水坑,方方正正地占去七八亩地光景,因为坑后有个关爷庙,大家都叫它关爷坑。坑四周都栽着柳树,夏日里葱葱郁郁,坑边便成了村上人消夏、纳凉的好去处。关爷坑带给人们最大的快乐莫过于“翻坑”了。

麦收过后,往往有一段时间的干旱,这时村民们便从关爷坑里取水灌溉庄稼。尽管这是令我们小孩子心疼不已的事,但谁也阻止不了大人们肩担车拉。水越来越少,坑里的鱼儿就显得多起来,常见到木梳大小的鱼儿跃出水面来,打出一

圈圈漂亮的水花,也引发了我们逮鱼的心机。

水剩到膝盖深的时候,那些吃足了水草、虫儿的鱼儿便再也掩藏不住它们那诱人的肥美。就有人再也憋不住了,终于有人说“翻坑吧。”翻坑就翻坑!没用谁去下通知,不大会儿,全村男女老少一个个手拿网兜、篮筐等捕鱼的工具齐集到关爷坑来。

大家下到坑里,先是趟过去来趟过去,等把一坑的水搅混

了,大大小小的鱼儿就一个个浮出水面来,它们露出圆圆的小嘴,仿佛在尽力地吮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似的。这时,你尽管拿着捕鱼的工具去捕捉了,一网兜下去,几条木梳般大小的鱼儿就在网兜里又蹦又跳,拨挠出一个个惊喜的心跳。大家喊啊,叫啊,笑啊!小小的村子过大年似的沸腾起来。

一连几天,家家都飘荡着鱼儿鲜美的气味。

## 麦田里的笑

文/冯秀兰

单位一放暑假,我便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去。昔日收麦的情景犹如柏油路边的树木,在我的眼前一飞而过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收麦季节,爸爸就会利索地从农具架上拿出一包弯弯的镰刀。开始小心翼翼地取开,把它们并排放到地上,一边用目光审视着它们,一边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抚摸镰刀的锋面,那种精心与小心,仿佛是在拂去它们脸庞上的灰尘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总会有一两把镰刀被爸爸解除它们的“劳动合同”,成为赋闲在家的“老兵”,然后爸爸会再到集市上买来几把新的,来弥补空缺。待到小麦屈服于毒辣辣的四月的太阳时,爸爸满脸笑容地站在院子里,“走,我们去割麦……”于是,一家老小带上镰刀、磨刀石等一干农具,浩浩荡荡地奔向自家的麦田。

大家一字排开,一人一把镰刀,爸爸、哥哥在前面开垄,其余的人随后跟进,就连刚刚上学的我,也人模人样地右手执镰,左手拢住金灿灿的麦秆,使劲地割起来,当汗流浹背的我直起腰酸背疼腰杆一看,大家已经割完一垄,在地头的大树下休息了。我便气鼓鼓地跑到树荫下,大喊起来“你们,为什么不等我……”“等你!”大姐笑起来了。“我们等你,老天爷会等我们收完,才变天吗?”

“你们只要等我一起割,我就告诉老天爷,让他等我们……”

“玩去吧!”在大家的哈哈大笑声中,妈妈小声说。

于是,大家又开始割起来,这样的手割方式,一千往往需要十几天的时间,一个麦季常常是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颗粒归仓的任务。收完一次麦,大家被晒得黝黑黝黑还不算,累的好像大病一场似的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农家人开始用上小拖拉机来收割小麦。虽然比人工快了许多,但是它只能把小麦放倒,不能脱粒。尽管这样,一到麦收季节,村子里仅有的一台拖拉机就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,拖拉机只好没日没夜地连轴转。后来,拖拉机多了起来,大家再也不用争先恐后地去向拖拉机手说好话了。

如今,联合收割机的出现,一下子把小拖拉机给挤出了麦田。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往地里一开,呼啦啦地一阵子,麦粒就出来了,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把麦子装进袋子里,往农用三轮车上放,突突的运回了家。原本需要十几天的忙活,一两个钟头就解决了问题。

每每此时,乡亲们脸上露出的不再是疲惫忙碌的无奈笑声,而是在机械化的农业天地里,从内心发出轻松爽朗幸福的甜蜜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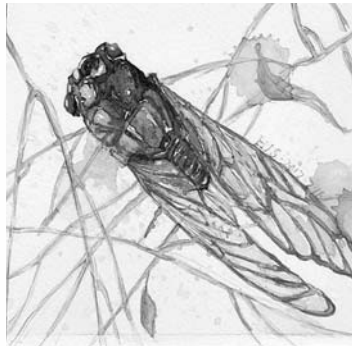
## 逮知了

乡村的夏夜是充满情趣的。晚饭过后,人们手拿蒲扇和凉席携儿带女走出家门,来到村头的树林中,大人们多是躺在席子上边休息,边侃大山。孩子们既不想安安静静地躺下来,又不愿听大人们侃大山,就想着法儿玩点什么。我们最喜欢的

就是逮知了。几个人从垛在村头的柴垛上抱几抱麦秸来,放在知了多的大树下,一根火柴便引出熊熊的火光,大家就去用力地晃动周围的树,知了受到惊吓,吱吱吱地嘶叫着,只往火堆里扎,霹雳啪啦落得满地都是。我们把知了一

个个拣进盛有水的桶里,不用多大会儿,就有大半桶了。把水桶抬到一个伙伴家里,掐去翅子和头尾,剩下的部分用盐水泡上一会,便放在锅里焙起来。

半个钟头以后,便可吃到香喷喷、油酥酥的知了肉了。这样,我们既消灭了害虫,又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打了牙祭,真是一举两得的事。



# 夏日的马齿苋

文/韩国光

早晨去菜场,看到一妇女蹲在那卖野菜,其中的“马齿苋”一下拽住了我的眼神。这绿汪汪的叶片对生重叠的马齿苋,我太熟悉了,童年的时候,在柳郢庄稼地里就认识了它。我们这一带的人都叫它“马齿菜”,有的地方叫它长命菜、瓜子菜、麻绳菜,还有的人叫它蚂蚱菜的。我和邻居小友子,在夏天中午经常去柳郢粘

蜻蜓,顺便拎上竹篮,也想摘一些马齿苋回来让家人当菜吃。

这马齿苋似乎越到酷热的夏天,长得越是茂盛旺盛。在柳郢的村口、地上、屋前屋后随处可以见到“爬着活”的马齿苋。马齿苋一般都成片繁衍,这边发现了一棵,那边就可能看到,有许多棵马齿苋摇曳在热风中,都在快乐地晒着

太阳呢。马齿苋不怕太阳晒,我们一手捂着头顶遮着毒辣的阳光,一手摘着,回到家母亲就让我把它倒在门前。她从灶灶里扒出了草木灰,要我帮着将马齿苋用灰“揉揉”。我看看着苍色浅绿紫红的马齿苋却不肯愿意。母亲说,马齿苋晒不死的,它是太阳的舅舅。用草木灰“揉揉”,好晒干了到冬天包包子吃。

我这时摸着马齿苋椭圆厚厚的绿叶,就像握着它一只只小手一样,不舍递给母亲。她揉着当中就给我开始“讲古”：“传说后羿和二郎神都是神话中的射箭高手。在远古时代,因为天帝管理不善,十个太阳都出现在天上,只有白昼没有黑夜。凡间庄稼绝收,森林着火,江海沸腾,热浪滔天。二郎神奉天帝之命,骑天马,执神箭,直奔流火的天宇。由于臂力过人,箭法高超,一气就射下了九个太阳。第十个太阳便耍了滑头,假装坠落隐身藏到了马齿苋身下。后来太阳为报答马齿苋,就认了它当舅舅,并赐它‘晒不死之身’。”

当年夏天晚上在外纳凉时,邻居苏大娘还给我们说过一段马齿苋的来历。很早以前,有个有钱的大户人家,婆婆常常虐待儿媳“齿苋”。有一年,村中流行痢疾,齿苋得了此病,婆婆怕传染便将儿媳赶

到了地头的茅屋里。每天只给送点稀饭,齿苋吃不饱,为充饥挖来一种野菜煮着吃,谁知,连吃几天痢疾就不治而愈。病好后,她回到家发现婆婆和丈夫也都染上了痢疾,卧床不起。她不怕再次传染,挖来马齿苋煮汤后,亲手端给婆婆喝。之后她又用马齿苋治好了不少人的痢疾。因为这种野菜叶片很像马的牙齿,又是“齿苋”最早发现的,于是人们就给起名叫“马齿苋”。

夏日的马齿苋真的不是啥稀奇物。在城市小区或马路旁,到处可以看到并不娇贵的绿影。它生长不拘地势,哪怕是地砖的缝隙间。即使人们脚踩到了它,它照样活得蓬蓬勃勃。它夏天开着一朵微小的黄花,朝开夕落,就像马齿苋本身一样,从不引人注目。邻居满意爹爹说,马齿苋生命力最强了,随手掐几段插进土里,过几天就活了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马齿苋具有清热解暑、散血消肿之功效。据说可以治二十多种疾病,如多年的恶疮用马齿苋捣烂敷之,也能治愈。

我今年夏天更爱马齿苋,自己动手采了几次,回来用开水烫后浇香油凉拌了吃,要问味道怎么样,真是滑爽可口,但我们一家人更敬佩的,是它质朴又高尚的品格。

